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二十四　　北史三十六

王慧龍 玄孫松年

鄭羲 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　道邕孫儼　儼族孫偉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初宋武微時愉

不為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怨怨疑為王氏子彬稱為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前中從事習辟強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強與江陵令羅修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為盟主尅曰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為荊州衆遂不果羅修等復將慧龍付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遂奔後秦

其自言如此秦臧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為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拜十餘日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任以師旅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妻以女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

太武以其嘆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

愚按浩嘆服南人猶以為責而况刋國史于石其訕鄙孰甚以浩之知而不能見形于影何也

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

魏書曰魯宗之子軌入國云慧龍是舋龍家舋僧彬私通所生浩雖聞之以女故遂成贊其族

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荆楊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

願得南垂自效浩固言之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荆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攻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禦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盜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携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為善政後宋將到彥

之檀道濟頻擯淮難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彦
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司馬楚之麤狂亡人中
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
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髙位下欲引寇入
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以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
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
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宋文計
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戸男絹一千

匹玄伯偽為反間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首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吾吾方以仁義為干鹵何憂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寄意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白圜典真君元年拜使

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未至鎮卒臨沒謂功曹鄭驊曰吾羇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慈得在疆埸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修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殁後乞葬河内州縣之東鄉依古墓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䰟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驊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吏民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

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與
爨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初寶興母
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
腹為親及婚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
宜盡其美及浩被誅遐後妻寶興從母緣坐没官寶與
亦逃避未幾得出時遐妻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
賣産自出塞贖歸州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
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瓊字世

珍孝文賜名太和九年為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為伯帝納其長女為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為光州刺史有受納饗為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兖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夫家女卒哀慟無已仍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之

魏書於怪之下有疑其穢行四字此魏收口業他年
發骨之禍當本此北史刪之有以夫
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
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
乘具與之常詣尚書令李崇乘馮至其黃閤見崇子世
哲真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瓔乃下崇性儉好以紙帖衣
領瓔晒而掣去之崇小子青肫嘗盛服就䄡之崇亦不
恨領軍元乂使奴遺瓔馬瓔并留奴王謂聞之笑曰東

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令時瓔子遵業為黄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瓔始有四子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録義并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

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
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群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
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小宰相
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
新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
太后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
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游時俊為當時所
美及爾朱榮入落兄弟在父喪中以於孝莊有從姨兄

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才而譏其躁
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
并州辟為主簿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
歷尚書郎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
之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孝昭中擢拜給事黃
門侍郎帝每賜坐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
至鄴宣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
宣訖號慟自絶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侍中護

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然以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謚曰平弟二子劭最知名別見遵業弟廣業性沉雅涉歷書傳卒於大中大夫廣業弟延業博學多聞頗有才藻以中書郎遇害河陰

鄭義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父

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妻以女文成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擊之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出珍奇不意衆之全也石從羲言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

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義曰觀珍奇意不平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焚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義齋白虎幡安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義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

趙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趙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為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義到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奔見擒斬以功賜爵泰昌男孝文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使於宋中山王叡幸於文明太后置王官義為其傳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沖貴寵與義昏姻乃就家徵為中書令太后為父

燕宣王立廟長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廟門還出爲西兗州刺史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沖戚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董騰别駕買懐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府論多之太后爲孝文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義雖宿

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
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謚文
靈長子懿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伯爵懿閑雅有
政事才為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黄門侍郎司徒左
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
侍道昭俱坐緦親出刺史齊州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
清潔義然後取

既云義然後取何云不潔清此魏收誤筆惜北史未

正

百姓猶思之卒贈兖州刺史諡曰穆子恭業襲武定三

年坐與房子遠謀害齊神武見害

愚按神武東魏權臣恭業謀害必有因北史書伏誅

非也今正之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中書侍郎從征

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

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曜江左一隅獨

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
内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
邪繼歌曰舜舞干戚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
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
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
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後謂道昭曰自
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
總集敘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文席常用慨然

愚按孝文數言語意不接疑有訛脫

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

魏書載道昭表曰臣聞崇治須才養才先學今國子

學堂房粗置絃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

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為之嘆息有情之輩實亦悼

心況願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

日興毀銘可不日就樹舊經于帝京播茂範于不朽

期有天下之美業也不從

宣武時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督道昭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歷而先帝雖躬六師猶停鑾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數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

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陛下垂心經素優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早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尚未允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未蒙一報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

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秘書監歷兗青二州刺史復入為秘書監卒謚文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寛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覽文史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孝武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之而嚴祖了無愧色孝靜初出為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廣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其姊大車

以親戚被昵擢為帳內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
任胄俱好酒不憂公事神武責之胄懼潛通西魏為入
糾告懼遂謀害神武事發大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
武明后及文襄爭為言故仲禮之死不及其家嚴祖更
無子弟敬祖以子紹元嗣紹元子子䶮另見敬祖子元
禮少好學愛友藻有名望齊文襄引為館客後累遷待
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妹魏收又昂妹
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曰視元禮比來詩詠

亦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踈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始州别駕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為先達所稱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禄大夫太儀同三司兖州刺史時穆子容為廵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兖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為兖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

之白雲堂述江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自造龍吟十弄當時以為絕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饌待賓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

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殿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殿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平簡述祖女為趙郡王叡妃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王更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命坐乃敢坐又謂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且貴重宿舊君不得並之其見重如此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乂擅權公為姦穢自此素族

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正婚宦無貶有識咸歎息
義長兄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
多行無禮鄉黨內疾之若讐小白位中書博士子肖伯
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爲嬪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幼儒好學修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別
駕有當官稱及卒後其妻淫兇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
優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
如此婦令死復重死可爲悲歎肖伯弟平城位東平原

太守性猜狂使酒為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孝靜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入梁武皆令其侯王於馬射日宴對申禮獨伯猷此行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惏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歛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其丈

夫婦女配沒百姓寃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誡屬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伯猷弟輯之司徒諮議齊太寧中位金紫光祿大夫東濟北太守卒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魏書曰輯之歷官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

別駕尋轉司空長史
洞林子敬叔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子瓊有强幹稱位
范陽太守頗有聲孝昌中弟儼罷要贈青州刺史儼別
見瓊兄弟雍睦諸姊妹亦咸相親愛閨門內有無相通
為時稱美子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
冠涉歷經史父叔並早歿昆季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
有如同生閨庭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
軍累以戰功進至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禧長史及孝

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為雍州刺史歎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民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日戶共三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內有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最周文賜書歎美之

周書載書云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慙德

徵拜京兆尹及梁宣帝以岳陽王稱藩

周書曰時議欲遣使盛選行人太祖歷覲內外無踰
孝穆者
乃假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詧爲梁王使還稱旨進散
騎常侍時周文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軍次潼關命
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
等分掌衆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
行而任用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
文氏尋以疾免周孝閔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歷宜華虞陜四州刺史皆有政績入為少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子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別見伯夏弟謹琅邪太守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村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擒至家臠殺之與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閤將軍子先護少有武幹孝莊居藩先護得

自結託及爾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帝即位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北海王顥入洛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帝還京進爵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榮死徐州刺史爾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為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字子直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

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爾朱氏滅後自梁歸魏及孝
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内公獨孤
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陳留信宿
間衆有萬人遂拔梁州擒東魏刺史鹿永及鎮城守將
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梁陳間相
次降款偉馳入關西周文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
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
景歸款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還除

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間便行殺戮副防主杞賓王坐除名周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為華州刺史偉前後涖職皆以威猛為政吏民莫敢犯禁盜賊為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少時甞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荅之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述祖族子雖有識尚

操行清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為皇太子納其女為良娣雖時為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敬憚楊愔奏授雖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雖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兒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關夸險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寶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送終戀舊有古人風矣鄭義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共濟其美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

觱門素幼儒令問夙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

仁惠克舉偉翻然豹變知機之士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二十三

明 李清 撰

北史三十七

端 端子寔 端從祖弟湖

聰子孝通 通子道衡

善

薛寘

薛憕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

刺史安邑公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謚忠惠京都傾覆皆以義烈著父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温入關猛以巾褐詣之温曰江東無卿比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也温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强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强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温敗及秦王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為書將以車

馬聘强猛謂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强壘下求與相見强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强遂總宗室强兵威振河輔破西燕主慕容永於陳川後秦主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禄大夫七兵部尚書轉左民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辯幼而儁爽與敞儻多大略

豪傑多歸慕強卒復襲統其營仕興歷太子中庶河北
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之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
平姚泓即署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長
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
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
鎮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藩志在關右宜克終良算與朕
為長安主人辯既還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衆摧抗赫
連氏帝甚褒奬之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真太常七

年卒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
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渡江位府記室
參軍辯將歸魏容報謹謹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
汾陰侯
魏書曰謹所治與勃勃連結結士抗敵甚有威惠
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夏主赫連昌擒其東平
公乙兜尅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為一郡除西平將軍
復為太守神䴥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憑

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為都將討平之封
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
被風化大行時兵荒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
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
儒道更興真君元年徵授内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
每訪以政道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
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元
公

愚謂既斬復贈何如慎之于始乃知太武已殺復悔

不獨崔浩也

長子初古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沈毅有器識弱冠司

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

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

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南伐以拔為都

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仮氐平之皇興三年除

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

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禄大夫謚曰康長子肙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累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强憑險最為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肙至郡即收其姦魁二十

餘人一時戮之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諡曰敬拔弟洪隆位河東太守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驎駒兼主客郎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諡曰宣始拔尚西河主有賜田在馮翊驎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閑解几案位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日於寺傍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

謚詞義可觀行滄州刺史為葛榮攻圍城陷尋疾卒贈
華州刺史慶之弟英集以軍功累治書侍御史通直散
騎常侍子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
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辟為
參軍端以天下擾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
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
東魏遣行臺薛修義都督乙干貴西度據楊氏壁端與
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修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度

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修義亦
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
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
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
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民多設奇兵臨之懿等疑有大
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
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
闕以為大丞相府户曹參軍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

並有功賜爵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强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實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啓周文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大軍東討柱國李弼為别道元帥妙簡英寮數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為公思得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奇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梁宣帝曽獻馬瑙鍾周文執之顧丞郎曰能

擲摴蒱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摴蒱頭而言曰非為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周文大悅即賜之魏帝廢近臣有勸周文踐極者台端告之端以為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不廣請待龕翦僭偽然後俯順樂推周文撫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鑒所擢用咸得其才周孝閔踐阼累遷戶部中大

夫進爵為公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有同異護不悅出為蔡州刺史為政寛惠民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吏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詣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冑嗣冑字紹玄少聦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㫖輙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累遷司金

大夫加開府隋文帝受禪三遷為兖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冑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冑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悟俱羅語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冑冑呵君馥責以容姦當連坐乃止遂收之道力懼而引偽時謂為

神明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冐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兖渠冑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太山觀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鄆州刺史有惠政累拜大理卿持法寛平名為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熲事與相連帝因欲成熲罪冑明雪之正議其獄忤㫖械繫之久乃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起兵并州

遣其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為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慈陽及良為史祥所攻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民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高僧傳曰胄所居堂礎忽變為玉胄謂為美徵設齋

慶之獨僧靈裕曰斯琉璃耳宜慎而戒之後果從邉
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弟聞於州里弱冠為丞相參軍
事時京兆常曼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
酒肴候之談宴終日曼以從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
大丈夫運當聖明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世所知雖復
栖遑徒為勞苦耳至如常居士退不丘壑進不市朝怡
然守道榮辱弗及何其樂也裕曾宿宴于曼之廬後庭
有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卻行遂落井同

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君有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陛井蓋小小耳尚當迴於此人問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誄之者數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端從祖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鬭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内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為先三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將傾心致禮並不獲已應之為本州中從事別駕除河

東太守兄弟並為本郡當世榮之後罷郡終於家有八子長子聰知名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闇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加敬愽覽墳籍精力過人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其所長遭父憂廬墓側哭泣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

論美之後遷治書侍御史彈劾不避强禦帝或欲寬貸
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自是
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直閣如故聰深為帝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
親衛禁兵委其管領故終太和世恒帶直閣將軍羣臣
罷朝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
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
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

高固非人爵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嘗與朝臣論海内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蜀人否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侍漢朝時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宣武即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静卒於州吏民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簡懿子孝通字士達博學有

僞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掃求歸乃見許同寮咸止之但笑而不荅遽還鄉里寶夤後果逆命北海王顥入洛宗人薛永宗修義等聚徒欲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衆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夤平定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羅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散騎侍郎爾朱天光鎮

關右表為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力以功賜爵汾陰侯孝莊帝既幽弑元曄地又踈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為主天人允叶世隆等以為疑孝通密贊天光察之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册即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己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帝覽啓傷感以侯爵既

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為帝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翽吹笛帝亦親和之因使翌等相嘲以酒為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之默懃為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即竪忠為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翽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

木方亦及昆蟲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芃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時孝通內典機客外參朝政軍國動靜皆預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俊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伯茂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伯茂傲也伯茂笑而不答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劉誕爾朱天光自關中

擊之孝通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為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帝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有舊二人先在關右因並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

通鑑考異曰時爾朱天光尚在節閔安敢遽除岳鎮關中魏書節閔作齊神武是

周文為左丞孝通為右丞齊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

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禮與周文結為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帝遂不得入關為齊神武幽廢孝武即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謂岳曰高歡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鋒誠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呂延慶之徒於爾朱世皆其夸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出本心其於高王猶曹操之孔融司馬懿之諸葛誕也今或在

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闕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時明矣以令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歡之計必先圖平殄令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闕中地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驍騎勝如頼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況據華山為城雉因黃河為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

是也乃遜辭為啓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為常山太守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鎮關中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為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為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劍履上殿表猶使為文曽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

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為神笑拜者
慭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廢帝二年周文追軫舊好奏
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有集八十卷行於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
子產相鄭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後才名益
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
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
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遷河朔吾謂關西

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即位兼散騎常侍
接對同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
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
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
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
友善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後主世漸見親
用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
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

自州主簿入為司禄上士隋文帝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

冊府元龜載道衡言曰江東蕞爾僭擅遂久良由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畧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紀

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帝曰朕且含養致之度外勿以

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

作南人無不吟誦

隋唐佳話曰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

家已二年南人試之曰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

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無虛士

及八年伐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

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中謂曰今定克江東否道衡答曰

凡論大事成敗先以理斷禹貢所載九州本王者封域

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言其必尅一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牆酣酒荒色其必尅二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尅三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力弱聚之則守此失

彼其必尅四席卷之勢定在不疑頻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私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徵還置内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見禮後數歲授内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書

稱我意然誠以遷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乃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仁壽中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帝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故欲令爾將攝令爾去朕如斷一

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疋慰
免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
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
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
不悅顧蘇威曰道衡既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
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
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
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

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頻乎付執法者推之

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奏曰冀帝赦之敕家人

具饌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

訣憲司重奏縊殺之

隋唐嘉話曰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道衡由此見

殺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

子五人收最知名

僧玄奘慈恩傳曰適衡有女為唐高祖婕妤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愧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才高宗幼從受學嗣位初以師傅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後為尼

出後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為大文所有詩詠大致清遠開皇中為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適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

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成長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曽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温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為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卒於郡又從子德音有儁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文筆多行於世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好善守仲良少為司空

府參軍再遷監池都將孝武西遷改河東為秦州以善為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己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周文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

周書載善謂崇禮曰高氏戎車犯順至主上播越與兄忝是衣冠緒餘荷國榮寵今大軍已臨而兄尚為高氏盡力若城陷日送首長安云逆賊某甲之首死

而有靈豈不歿有餘愧不如早歸誠款
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為防城都督守
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
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㢸軍入
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
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弟㦡俱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
善為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
善兼督六縣事尋為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

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為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皆忘其苦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進爵博平縣公遷戶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循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已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後卒於武威少府贈三州刺

史帝以善告齊軌事謚曰繆善弟愷字伯護好學能屬
文善草書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於行臺省置學
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
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周
文讀書愷與李燦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公蘇衡譙郡
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瑋河東裴舉薛同滎
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愷為學師以知諸生
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

第內講說又命憕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為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憕為宜都公侍講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憕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周孝閔踐阼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界雜蠻夷恒以刼掠為務憕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憕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間翕然從化諸蠻欣然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眞民父母也

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婚娶後父母即別居慳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豈有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民俗之失亦牧守之罪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有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慳感其從善之速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為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為世所傳

薛寘河東汾陰人父乂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

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為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為伯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周孝閔踐阼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方駕世號盧薛久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淅州刺史卒於位吏民哀惜之贈

虞州刺史謚曰理所著文筆三千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博聞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溫凊之禮朝夕無違時以此稱之

薛憕字景猷河東汾陰人曽祖弘敞逢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襄陽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疎宕不拘時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既羇旅不被擢用常歎人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向人也常鬱鬱

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嘗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第非下身材不劣何不斅裾數參吏部憕曰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寮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能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憕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兗歸魏其子懷儁見憕甚相親善爾朱榮廢立憕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畧將二百卷惟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

慷儁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娶妻豈復欲南

乎慥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

武起兵慥乃東遊陳梁閒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

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

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為行臺郎除鎮遠將軍步

軍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慥獨謂所親曰

悅才畧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即

為人所擄何慶之有長高以慥言為然並有憂色尋周

文平悅引憕為記室參軍孝武西遷授中散大夫文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為之頌帝又造二歌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缾以臨器上傾水灌山則出乎缾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歌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鳧鴈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歌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三才之象也

皆置清徽殿前形似斛而方滿則平溢則傾愷各為頌
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愷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以
流離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
子舒官至禮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論曰薛
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以讜直
見知冑以公平自命道衡雅道奕業世擅文宗令望攸
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繁
劇弘益流譽而陷人諂護以要權寵易名為繆斯豈虛

哉寘憕並學稱該博文擅雕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禄位各逞琳瑯擬彼徐陳慙後生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良選也